

评论 香港 深度

## 阿果：盛世或虚火——香港流行文化如何重新成为大众焦点？

由去年叱咤到今年 Chill Club，已蔓延一整年的香港流行文化浪潮，如何掀起，又有何特征？



2022年4月30日，香港男团MIRROR成员姜涛生日，他的支持者在铜锣湾买下多个广告版为他庆祝，多人前往拍照留念。摄：Stanley Leung/端传媒

2022-05-02

阿果 香港流行文化 评论

【编注】：过去一年多香港流行文化之鼎盛丰富变化多端，令人目不暇接，有通过本地选秀节目出道的男子团体Mirror、女子团体Collar，有当红Youtuber“试当真”，有在港或离港发展的独立音乐人等，不少作品诚意十足、粉丝也通通买单，文化研究者也屡屡瞩目。年头（1月1日）的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礼，到上周的“Chill Club”年度推介，都是本地万人空巷守在银幕前的文化盛事，动能蓬勃。

但这波文化热也一直引发争议，例如是否名副其实，是否逃避现实，更有网络KOL不断泼冷水。早前有萧若元的“自娱自乐论”，而就在本文发表前几日，陶杰也在电台评论这波流行文化大多是“虚火”。此类表达大多都会引发粉丝、评论人、学者关注，亦从侧面反映话题热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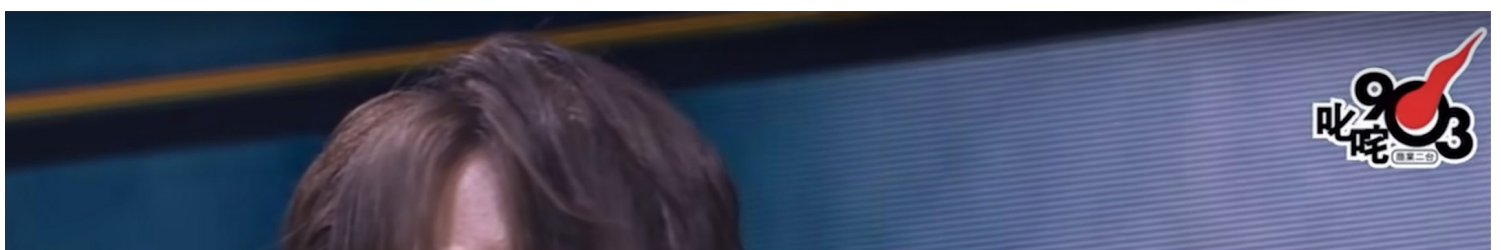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流行文化成为城中盛事，确实是多年来少见，耳目一新，至于“虚火”与否，2019年或许至少教会我们一课，就是本土文化、意识正被大众重新定义。文化媒介与大众心理始终息息相关，这些作品如何引发共鸣、香港人的情感结构、流行文化工业生产……如今是什么模样，都是解读这波文化热的当下与未来的关键。

2022年4月24日，ViuTV举行《Chill Club 推介榜年度推介》，又成全城热话。光头帮与JB登场、Mirror与MC \$oho & KidNey合作，令人尖叫；幕后人员不慎直播出街的金句，教人发笑；C AllStar On仔、Serrini、姜涛的台上感言，既发自内心，又具时代意义，使人深思。

香港大众未及细嚼上述画面，又赶著继续为港式流行奔走、发烧：有人千方百计搜索MIRROR演唱会门票，有人祝福“试当真”游学修与Jessica永结同心，有人到铜锣湾街头与千人同贺姜诞，然后认真细听《光明顶》，矢志要对陶杰的伟论说“不”……由音乐到电视，由网络到街头，香港流行文化许久没如此热闹过。

我是流行文化发烧友，过去一年多去过红馆、九展、海港城、东角道、99台、YouTube考察无数次，和现场那些香港平民一样，每次都额角冒汗，双眼发光，但记事本上除了“啱”、“好劲”等词语以外，一直不敢写上太多东西。须知道流行文化能量大、层面广，有使百姓集体尖叫、发笑、流汗的本领，但同时周期短，热潮时有虚火，浪流沙石无数，如蔡枫华经典名句：“刹那光辉，不代表永恒”。对于这股风潮，放长双眼、审慎以待，是应该的。

直至今年叱咤、Chill Club颁奖礼都完结，热潮（或“虚火”）足足烧了一年有多，一些当时无法理解的汗水、泪光，连同一直说不出的集体感觉，好像慢慢变得比较清楚了。





姜涛获“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男歌手”。图：影片截图

## 不可能的集体浪潮

正如陶杰近日以许冠杰作例提醒，众所周知，上世纪香港流行文化有过一段黄金岁月，影响之巨，层面之广，既令贩夫走卒“日头晚做到依家轻松下”，又使官员才子一同缅怀“此时此处此模样”。学者事后盘点历史，就港式流行归纳出几点：（一）它之所以出现、爆发，与“大台”的发展息息相关；（二）它在商业上卖座，影响力甚至冲出香港，直达亚洲；（三）它能碰到平民心情，道出市井心声，甚至意外孕育本土意识。（四）很多作品不止流行，更是艺术，背后的创作人不止车衣女工，还是技艺高超的大师。

但以上都是远古历史。到了九十年代，促成流行文化爆发的环境、条件渐渐消失，影响力曾经幅射到亚洲的港式流行，连亚皆老街的老百姓都感动不了。文化学者吴俊雄早前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一场讲座分析，千禧年代开始，香港流行文化遇上一种“爆破的过程”，一方面创意枯竭，制作因循，作品无复昔日光辉，另一方面经济不景，市场萎缩，邻近地区的竞争对手迎头赶上，抢估先机。即使主流大台尚未崩溃，惯性收视居高不下，它无复昔日活力，以至已步入衰退，却一直是许多人的共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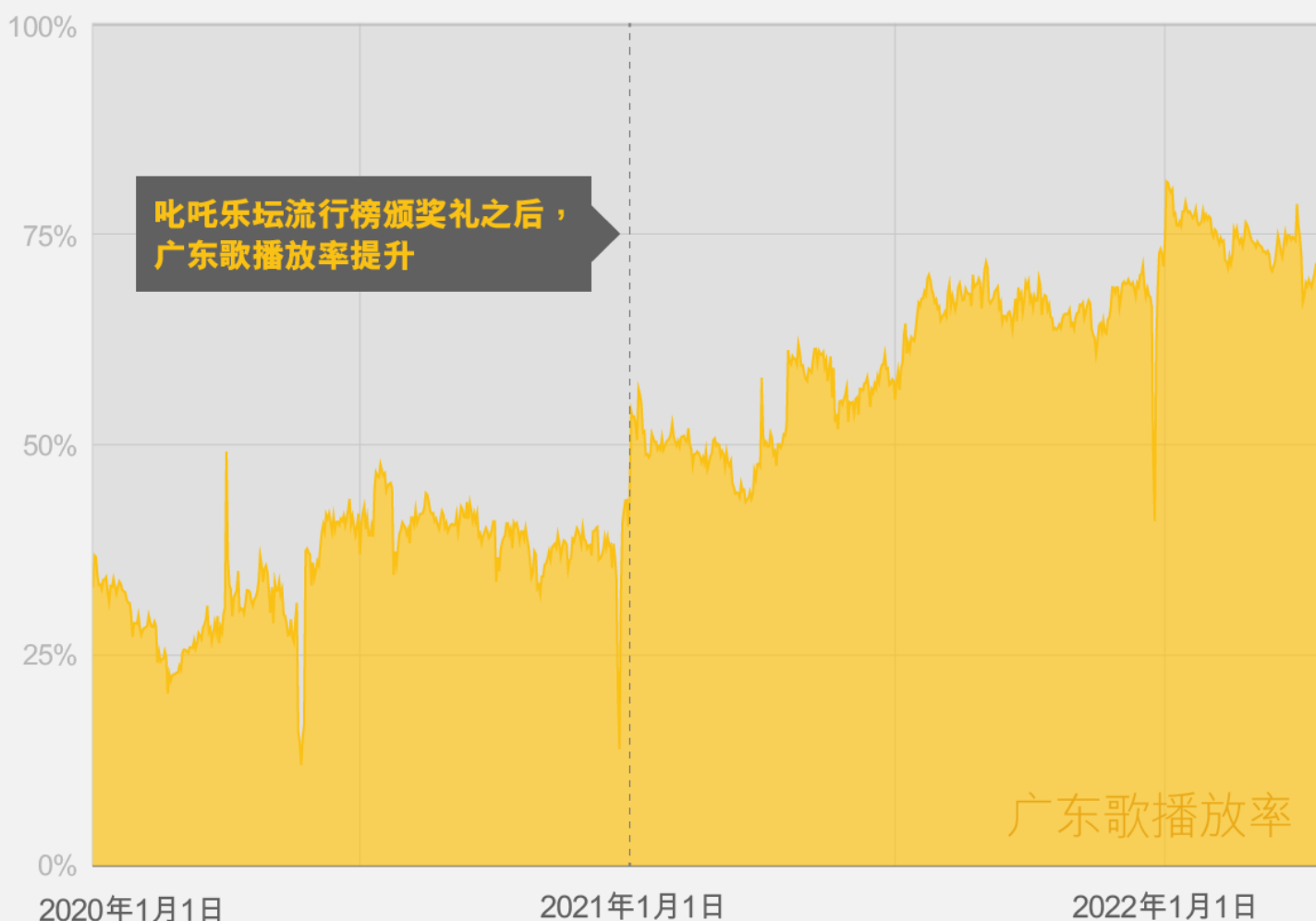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不少“才子”对香港流行文化的批评，皆以此为依据。年代较远的有 2013 年李纯恩在报章专栏狠批创作人都是文盲、“自作孽不可活”，“香港歌坛死到今天这地步，自是活该”；去年萧若元形容香港青年拍片如“家家酒”，只够自娱，断定香港电影要恢复 80 年代盛世的机会是“零”；最新例子有陶杰对“12 件咁嘅嘢”的质疑：“MIRROR 唱过边只歌，系全香港红？许冠杰当年嘅《打雀英雄传》，就算冇听过许冠杰情歌嘅人，街边小贩都觉得好正，呢个叫‘红’。”

他们的说法不是没道理。“天王巨星”、“红透半边天”、“街知巷闻”这些 keywords，近年已于香港普及文化的世界里绝迹。十年前学者马杰伟、吴俊雄、邓键一曾进行一项小型研究（注），透过 26 个新晋创作人的访问，探讨香港普及文化的结构转变。总结是，新媒体已完全改变传媒生态，受众品味愈趋分化，大众媒介本身化整为零，文化生产的土壤亦受冲击：“过去普及文化星光熠熠，明星就是明星，吸引大群粉丝，表述强化一代人的感情与价值的局面，已成过去。”

回看近十年的港式流行，TVB 等大台的影响力持续萎缩，香港虽出现无数“今期流行”的新名字（如“毛记”），但在分众、碎片化的大环境下，不同的流行 icon 更像盘踞各山头的部落首领，虽然各有忠实拥趸，在所属圈子亦甚具影响力，但始终与“大众”、“一代人”无缘。而这也再次印证一点：工业结构使然，香港流行文化很难再爆发“集体”浪潮。

过去一年多，我们偏偏在红馆、九展、海港城、“姜涛湾”目睹香港流行文化再现，甚至成为横跨阶层、世代的大众热话。这件事怎样发生？再简单一点，浪潮的起点究竟是什么？

## Spotify 广东歌播放率占香港区用户收听总数比例



注：作者根据公开资料统计所得。公开数据所限，只计算 Spotify 香港区每日 Top 200 播放率。「广东歌」定义包括香港歌手唱出的非广东话作品，如 Tyson Yoshi 的《Christy》。数据截至 2022 年 4 月 19 日

资料来源：Spotify



端传媒  
Initium Media

数据提供了一些轮廓。撷取音乐串流平台 Spotify 每日公布的香港区首 200 位热播歌曲 (Top 200) 及其播放数据，再整合由 2020 年至今，广东歌占总播放率的比例，会发现一个明确的趋势：2020 年该平台 Top 200 榜的总播放次数，广东歌只占不足四成（即大多数人在听外语歌、国语歌），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这一天起，广东歌播放比例持续攀升，去年中升至逾五成，今年初更高达八成。

当然这只是一个音乐平台的数据，背后原因也并不单一，但这多少反映近年部分香港人对流行音乐，以至不同范畴的大众娱乐，态度起了变化。更重要是，这些转变，以至整股浪潮的爆发起点，似乎都发生在 2021 年头几个月。

## 破旧立新的情感结构

一直在研究 MIRROR 现象的文化评论人赵云年初在《明报》[撰文](#)，以文化研究宗师 Raymond Williams 提出的情感结构 (structure of feeling) 概念，分析广东歌于后 2019 香港社会，如何成为一个“让彼此交换情感的公共领域”。如果抓住“2021 年初”这个时间点，整理那段时期的香港流行文化事件，我们大概可以摸索到，一直持续至今的这股浪潮，最初之所以爆发，源于香港社会怎么样的情感结构。

回到 Spotify 数据所指的转换点，2021 年 1 月 1 日。当晚商业电台举行叱咤颁奖礼，仅 21 岁的姜涛首夺两大奖。

当时 MIRROR 尚未真正进入大众视线，民间对姜涛“登基”的回响也不完全正面，网民搬出张国荣、四大天王等昔日得主，质疑眼前年轻人技艺未到家。但在质疑以外，反击的浪潮开始涌现，林海峰颁奖给姜涛说：“年轻人嘅呢度系有希望嘅”；森美表明“最喜爱歌曲”结果由乐迷投选：“当你觉得意外时，系咪要谗一谗，会唔会系你唔熟悉呢个世界呢？”“破旧 VS 立新”，从此成为流行文化的大命题。

一个月后萧若元与游学修上演的辩论，也源于同一时代布景。萧若元形容电影工业的黄金年代乃天时地利人和结合所致，断定香港能恢复 80 年代盛世“机会是零”。游学修则反驳，网络为香港电影带来新的可能性，纵使昔日盛世不能复制，将来自会有新的世界。代表旧秩序与新势力的两套说法，当时仍各有捧场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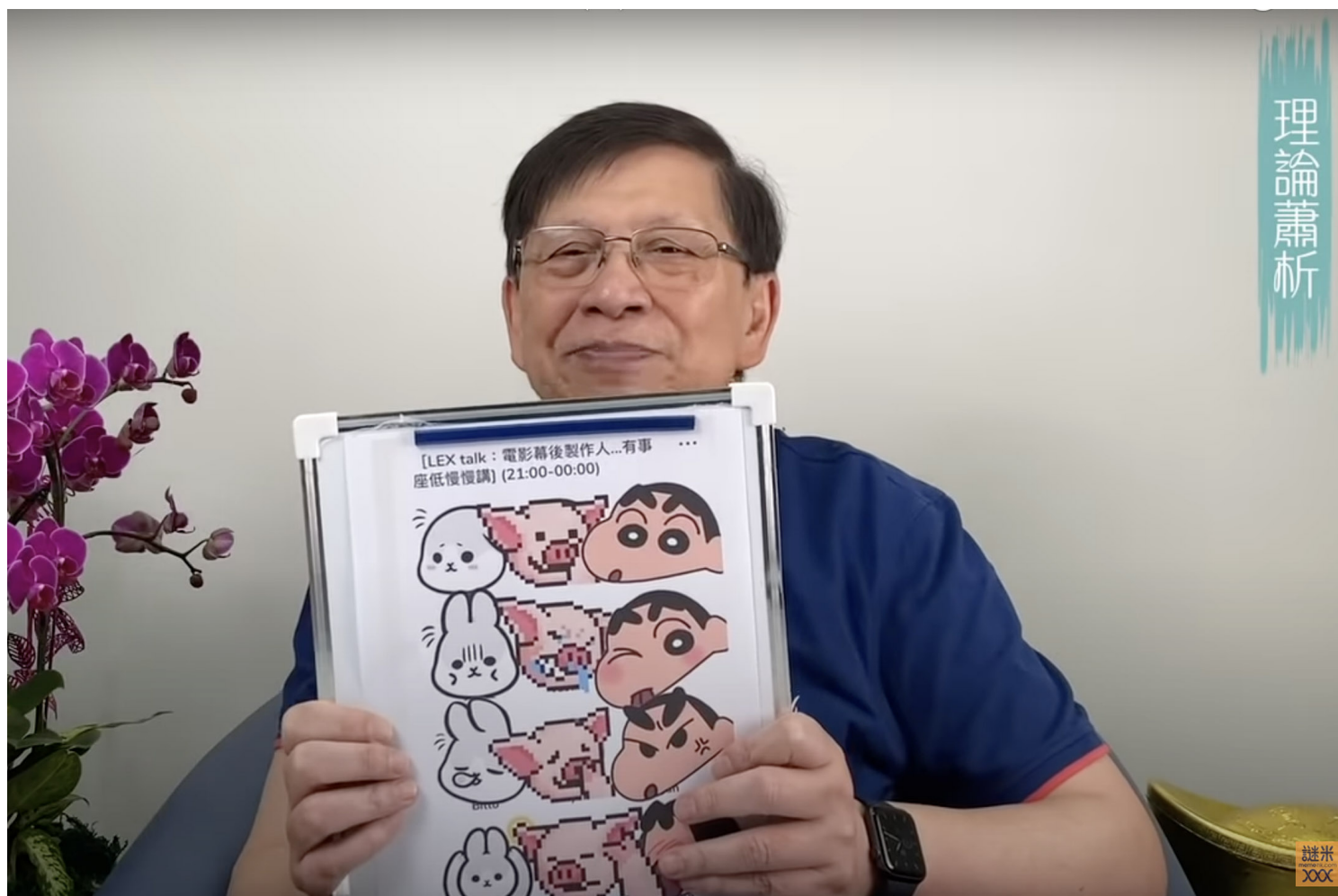
游学修《为何我讲香港电影工业未死？与香港成年电影人的探讨(上)》。图：影片截图

但再过了一个月，当陈奕迅发声明支持新疆棉，“坚决抵制（外国品牌）任何污名化中国的行为”，然后无线高层曾志伟笑言 ViuTV 收视“只有 4 点”，被 ViuTV 艺人郭嘉骏（193）反斥思维老旧，嘲笑大台艺人“40 几岁人仲做《后生仔倾吓偈》”……从当时民间回响所见，新旧角力的天秤，已往一边全面倾倒。

想摆脱旧有秩序，也要等待新的力量出现，人们才能追随。同样是 2021 年头半年，ViuTV 首度举行《Chill Club 推介榜年度推介》，林家谦、Serrini、Jer（柳应廷）等新晋歌手成为大赢家，携同《一人之境》、《网络安全隐患》、《回光物语》等流行佳作，自此由盘踞山头的小众偶像，变身为迈向乐坛中心的大众明星。同月，游学修的“试当真”（在萧若元的“鼓励”下）与其他 YouTube 频道进行“四台联播”，互相吸纳粉丝，扩大版图，并在半年后由网络化为实体，一同登上九展舞台。

前后不过数月，一场香港流行文化的改朝换代，就在香港平民眼前发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述事件虽然部分具政治意味（如陈奕迅的声明），但整体而言，驱动流行文化转变、换代的集体情感，未必等同“一厢情愿的政治情感投射”（陶杰语），反而更似是一种未必关乎政治、对“破旧立新”的广泛渴求。正如同样在 2021 年初面世，现已绝迹于表演舞台的 MIRROR 作品《Warrior》，有人在字里行间读到不畏强权的反抗意识，但很多人对歌词的印象，停留在“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”的立



萧若元《为何我讲香港电影工业已死？与香港年轻电影人的探讨(上)》。图：影片截图

## 一早蓄势待发的“新力量”

“破旧立新”的框架下，一个流行文化浪潮的兴起，很容易让人认定与旧有秩序无关。引伸下去，它的成功纯粹因为“新”、“后生”，换言之，很可能只是虚火，走红得快，走得也很快。

然而认真检视这一浪的 pop icon，又会发现很多不是第一天从石头爆出的新星，于崭露头角之前，不少已有在文化工业打滚的经历，期间得到一些人脉、经验，也磨练出一些技艺。

例如林家谦，没错，到 2021 年才正式进入牛头角顺嫂（指中年师奶）和我妈的视线，但其实他的出道与走红，有赖上一代 pop icon 林一峰与陈奕迅的赏识、提携，得以进入工业，磨练技艺。又如 Serrini，她的独特歌声，及连她妈妈都要手拧头的一众作品，近年大受年轻人欢迎，但事实上 11 年前她已在自家睡房出道、录音，吸纳了一批口味独特的歌迷。还有如今在乐坛各有支持者的许廷铿、陈蕾、郑欣宜、冯允谦，谁不是在这个圈子打滚十年有多？



繼而平靜到訪這一人之境

歌手林家謙《一人之境》。图：影片截图

平台亦然。如今一手促成流行浪潮的 ViuTV，开台也跌跌碰碰走了四、五年，于大堆失败实验中，掘出 MIRROR 等宝藏，摸索到《全民造星》这条成功方程式。同样带起流行的“试当真”，Channel 是新的，但在“试也都得”的实验精神背后，团队对说故事技艺的坚持，却来自比 ViuTV 更早出现的 CapTV，如许贤在九展台上感谢出身 TVB 的师父“Cap 盾”：“他教导的事，我们铭记于心，毕生受用。”

还有些流行 icon 是新的，但身后的制作人、伙伴，已累积几个年代的创作经验。像 MIRROR 摆明是超新星，但监制他们作品的 Edward Chan，24 年前由恩师钟镇涛带入行，现在塞满工作室一个大书架的演唱会乐谱，歌手名字由张国荣、梅艳芳、谭咏麟，到冯允谦、岑宁儿、黄妍，无所不包。

这样看来，“新”的力量其实一直存在，即使身处流行文化的低迷时期，亦在磨练技艺，积累经验，经营圈子，蓄势待发。直至 2021 年遇上香港社会“破旧立新”的集体情感，浪潮有如星火燎原，炳炳烺烺炳炳烺著无数香港平民（此处作者借用了 Mirror 歌词《Ignited》，亦是香港网络流行语，意思是烫到、烧著）——是偶然，但事后回想，不完全令人意外。

## 流行文化新的特色

## 流行文化初的付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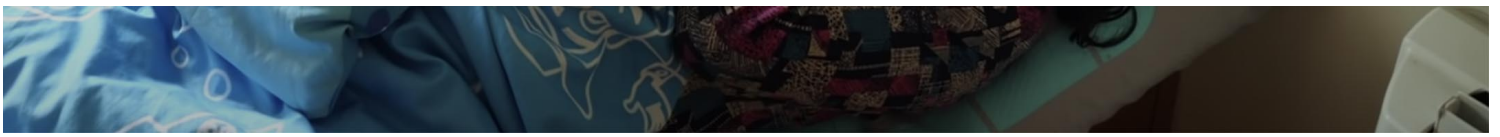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波流行文化热潮，背后由“破旧立新”的社会情感带动，内里有逐渐成型的创作技艺、生产系统支撑，至今持续逾一年，摆明不似虚火。过去一星期，我将 Chill Club 颁奖礼反复重播，更确认这一波港式流行与以往的路径，有些分别。

以作品讯息为例，有段时间，香港流行曲屡被质疑言之无物，但这一浪的作品，部分能呈现社会实情（如 RubberBand 《Ciao》），更多如心灵鸡汤，在压抑的外在环境下，鼓励大家往内细看，表达自我，庄敬自强。以上周颁奖礼表演歌曲为例，郑欣宜《@princejoyce》与 Jace 的《收声多谢》主题均是懒理 hater，活出真我；姜涛《镜中镜》和许廷铿《修罗场》都叫人直视创伤，从阴影中成长；陈柏宇《对得起自己》直白表明“最重要能与不屈的自己比”。

又例如合作。文化工业结构繁复，创作往往受边界、层级、岗位所限。这一波港式流行，却常见不同板块互相碰撞。以 Chill Club 颁奖礼为例，主流与偏锋（如《天水围 Gang Gang》）同场出现，台前跟幕后并肩表演，迥异的音乐类型、活跃不同媒介的明星，通通获 spot light 照射，受观众注视。最后摆在大众眼前的作品，内容远较昔日多元。

目标也有异以往。由去年叱咤到今年 Chill Club，无数歌手发言时都强调要做好香港音乐，唱好广东歌，这无疑是近年的一大趋势。但与此同时，也愈来愈多人（如姜涛与鲁庭晖）正在憧憬、计划，港式流行可以冲出本地，面向亚洲，再逢盛世。这是香港人久违的志气。





试当真短片《拳王妈妈》。图：影片截图

## 盛世之前

步入盛世之前，香港流行文化要走的路还远。它炙手可热，不似虚火，但新旧以外，有些两难角力，摆在眼前，一众徘徊红馆、海港城、东角道的狂热分子，不得不察：

一、真诚 VS 假意。这一波香港流行文化有趣，因为许多人都尝试在时代的缝隙中，真诚地做好创作，这些作品如许贤所言，有能力予人“活著的勇气”。然而随著浪潮持续，大家仰望的流行偶像愈来愈成功，甚至成为 Serrini 形容的“社会栋梁”。发迹以后，栋梁们能否记得初衷，守住真诚，继续“喺呢度唱歌畀大家听”？很多人翘首以待。



Serrini 在《Chill Club》演唱。图：影片截图

二、创意 VS 因循。初生的流行创作，癫狂好玩，但着重灵光一闪，难以持久。翻开香港流行文化历史，由电视大台、地下乐队到生活杂志，在一夜走红以后，不少都只能将创作工业化、规章化。大量生产的程序虽然更有利可图，但作品的菱角、创意、人性，却逐渐消失。怎样在持续出产和保持质素之间取得平衡，是很多新晋创作人要思考的问题。

三、自由 VS 体制。文化工业真身是门大生意，幕前五光十色，掩盖不住后台若隐若现的政治经济力量。当下已被体制视为“献礼”的香港流行文化（见《声生不息》引言篇），有没有可能在主旋律以外（或内）辟出空间，免当喉舌，继续奔腾？七月之前，这可能是在“哪里买到 MIRROR 演唱会门票”以外，最多人最关心的问题。

炎夏将至，前路注定障碍满布、危机四伏，大家还可以为香港流行摇旗呐喊，发烧奔跑。前方或是复兴，或是终结，我们终将见证。

**（阿果，资深媒体人，香港流行文化研究者）**

注：马杰伟、吴俊雄、邓健一〈迎接香港普及文化的部落时代〉，来自张少强、梁启智、陈嘉铭编著的《香港·论述·传媒》，页 39 - 56。